

十年能改變很多事，能使一個血氣方剛的少年變得穩重，也能使一個清純可人的少女變得成熟。更重要的，如果有好的領導人，十年也足夠令一家企業茁壯、成長。

在江梵大二那年，白以悠也考上了同一所學校，兩人再度當起了學長學妹。他們的友情並沒有因一次感情的交錯而中斷，反而更加穩固，對江梵而言，白以悠幾乎成了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人。

大三時，他號召了幾個同學，利用機車開設了新竹市區的快遞送件服務，白以悠則擔任他的萬能助理，由於服務迅速確實，很快有了固定的顧客。

畢業後，他利用賺來的錢正式成立區域貨運公司，並慢慢地延伸事業觸角，六年後的今天，「悠颺物流公司」已成了台灣物流界小有名氣的公司，隱隱有趕上目前物流界龍頭「大江物流」的趨勢。這幾年，白以悠都陪在他身邊，當他熬夜想點子時，她會提供意見；她學的是財務金融，於是他的錢都是她在管；悠颺成立後，她當仁不讓地成了他的祕書。當然，還有最重要的便當，她從來不會忘了送。

同樣地，江梵也幾乎和她的生活連在一起，她被男同學或男客戶糾纏不放，都是他來解圍；大四外婆過世時，她悲傷到哭不出來，後事全都是他協助處理的；晚上加班太晚，他也一定會送她到家。

「悠……」晚間八點，悠颺物流大樓，江梵拖著疲累的身體，推開辦公室的門，來到白以悠面前。

「我快餓死了，有沒有吃的……」

自從白以悠二十歲後，江梵便打趣道小女孩長大了，於是小悠悠變成了簡潔有力的悠，他也能省兩滴水。

他所有的食衣住行她全都摻了一腳，尤其是非她煮的食物不吃，如果哪天她不理他了，他八成會死於營養不良。

白以悠看看牆上的鐘，有些意外時間竟過得這麼快。不過在好幾次加班加過頭被她教訓後，他已經懂得稍稍節制，肚子餓會自動來要東西吃。

江梵這個人忙起來就是這樣，有興趣的事他會積極投入，廢寢忘食做到最好，就像這間悠颺物流公司。而他不在乎的事，別人再怎麼打罵批評，他就是不在乎，好比那間令人灰心的高中。

「我幫你煮個麵吧。」總裁室旁有個小廚房，那是當初設計辦公室時，江梵強力要求的，後來果然變成她專門替他煮東西的地方。

白以悠還記得那段公司草創的時期，江梵同樣也記憶深刻。

悠颺物流剛成立的前半年，沒有一天是真的穩定。

租的辦公室很舊，冷氣忽冷忽熱，排水管線設計有問題，時不時就漏個水；零零散散的訂單是有的，只是多半是少量、短期、毛利壓得很低的案子，收入夠公司活下去，卻不足以讓公司站穩。

他們太渴望成功的機會，這讓他們不惜冒險。

讓他們押上全部的是那個談了將近三個月的大客戶，對方要的是——倉儲、配送、即時調度，一條線打包。

這合約一旦啟動會是至少兩年的長約，足以讓公司脫離「隨時會倒」的狀態，也正因為如此，在正式簽約前，他們就已經先行一步。

他們提前調了車、重新談了倉儲，甚至先墊了第一批人力成本——先做這些投資，讓帳面上看不出來，實際上現金流已經被壓得很緊。

那段時間白以悠每天都在算錢，不是算賺多少，而是算還能撐幾天。

撤案的電話，是在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下午打來的，對方語氣客氣，只說集團方向調整，合作暫緩，後續再聯絡。

接電話的是江梵，他當下沒說話，白以悠卻看出了他的異樣，等到其他人下班，白以悠才問他怎麼了。

答案讓白以悠腦子裡只剩下兩個字：完蛋。

腦中那堆帳面數字飛快變成赤字，那些已經支出的費用，沒有一筆能收回來；原本預期用來補現金流的第一期款項，也不會進來了。

其他客戶的款項還在跑流程，短時間內不可能補上這個缺口。

她終於抬起頭，語氣很平靜但有些喪氣，「我們撐不到下個月。」

江梵沒有立刻回話。

他站在窗邊，看著外頭的車流好一會兒才轉過身，「最壞的情況是什麼？」

她深吸了一口氣，「縮編，把能停的都停掉，然後……看能不能把洞補起來，有可能會……失敗。」

那天晚上，他們留得很晚，不是為了加班，而是因為誰都不想先放棄。

隔天，他們不約而同地開始想辦法，做自己能做到的事情。

白以悠幾乎每天都在外面跑，從早到晚，客戶名單一頁一頁劃掉，只求多撐一點時間；江梵也是，他甚至咬牙去找了過去發誓不願意再扯上半點關係的人，不是求對方直接投資，而是求一條跟客戶的線，該低頭的時候，他沒有再撐著。

每分錢都用在最該用的地方，便當分著吃，能不開燈就不開燈，每一分一秒都在想工作，連她胃痛到想哭的那天，還想撐著把好不容易爭取到的客戶企劃案做完。

江梵卻直接把她的手從鍵盤上拿開，「夠了。」

她抬頭看他，眼眶發紅，「公司要是……」

「公司倒了，我會扛。」他打斷她，「妳不用。」

江梵擠出口袋裡所有的錢買了藥、買了粥給她，說她要是倒了，他會不知道怎麼辦，而她其實也是。他們於是約定好互相監督身體狀況，但凡是關於這方面的話，都要無條件服從。

就這樣掙扎著熬下去，終於熬到了第一個穩定客戶出現、現金流穩定、辦公室換了新的地點——依照他們想要的樣子打造。

等公司站穩腳步時，那段最艱難的日子反而很少再被提起，一方面是沒必要，另一方面是覺得要往前看。

只是偶爾在夜深人靜時，白以悠會突然想起那個畫面——

凌晨的辦公室、漏水的天花板、兩個人坐在燈下一邊劈哩啪啦打字，一邊吃飯討論最佳的方案。

她終於明白，為什麼從外人角度上來說，這男人在感情上真不是個好東西，她卻還是走不開——因為在所有她覺得「再一下就會垮掉」的時候，他從來沒有把她留在前面一個人撐。

但後來她又發現了，他對感情不是遲鈍、不是優柔寡斷，更不是吊著不管，他是太過保守……

那是在悠颺物流不再是那個需要天天算現金流的小公司，而是在業界站穩腳跟，合約一份接一份，流程穩定，人也齊了的時候。

理論上，很多事都該變得簡單，但現實中有些決定反而變得更難下。

那是一個跨區整合案，規模不小，利潤也漂亮，合作方開出的條件看起來誠意十足，只差他們點頭。

會議室裡，幾個主管已經開始討論後續配套，語氣興奮。

她坐在對面，資料翻得很快，眉頭卻越皺越緊。

有人問：「老闆，你怎麼看？」

只要他說一句「做」，事情就會往前推，江梵卻沒有立刻開口。

他盯著投影布幕上的數字，看了很久，久到有人開始不自在地移動椅子。

「對方的資金來源太單一，風險太高。」

剛剛那人忍不住反駁，「高風險高回報，而且以我們現在的承受力，風險完全在可控範圍內。」

江梵語氣沉著地說：「現在的承受力，是用來撐住意外時刻的，不是用來賭的。」

白以悠莫名回想到公司第一次面臨破產危機的時候。

會議最後的結論，是再評估。

人散得很快，只留下白以悠和江梵，她合上資料夾，沒有立刻離開。

「你為什麼反對？」

「因為我知道，一旦押錯，會發生什麼事。」他抬起頭看著她，眼神裡沒有猶豫，只有過度的清醒，

「我試過一次了。」

有些代價，承擔過一次，就不會想再讓任何人陪著一起來第二次——尤其那個人是他最重視的人。當時的白以悠並沒有明白他的言外之意，可是卻察覺對方不是膽小，而是過度的審慎，當這份審慎用到了感情上，就不會有讓關係改變的機會——哪怕江梵的初衷是為了保護彼此。

兩人來到小廚房，裡頭的東西應有盡有，白以悠一邊燒水，一邊準備著其他的食材，江梵則眼巴巴地在旁邊等，凝視著她美好的側臉。

十年了……他看著她由小女孩變成小女人，青澀化為嫵媚，高中時就是校花的她，大學幾乎風靡全校男同學，直到入了職場追求者也沒少過。可他卻沒看過她和任何人約會，也沒見過她交男朋友，真不知道什麼樣的男人才能摘下她這朵花。

不過明明是嬌媚的面容，卻在上大學後被她隱藏在一副玳瑁眼鏡下，雖然還是一樣漂亮，不過少了分我見猶憐的氣質，多了點古板。

「悠，下班了，你的眼鏡可以拿下來了。」他還是喜歡她原來的臉，那副眼鏡就像張面具，掩去了她所有的靈性，塑造出一個他不習慣的她。

他好久好久沒有看到她那雙水靈靈的眼，眨呀眨地和他說話了。

雙手正忙著切菜的白以悠淡淡地瞄他一眼，一點取下的意願都沒有，江梵心想反正她正忙著，便自動自發地幫她拿下那礙眼的眼鏡。

將眼鏡收到口袋裡，他退後一步。「這樣才對嘛！漂亮多了……等一下！」

他又伸手把她的髮束拿下，黑瀑似的長髮披瀉，他湊上前聞了一口清新的香氣，整顆大腦袋索性由身後靠在她肩上。

「悠，我快累死了……明天可不可以蹺班？」明知這樣的問題會被她慘電，他還是想看她薄目含嗔的俏模樣。

「可以。」他的行程全在她腦袋裡，想也不想便沒好氣地回答，「反正明天只是全球運籌協會針對台北港的落成進度會勘，它的幾個貨櫃碼頭還沒正式啟用前，你還有好一陣子可以拖，什麼都不了解也沒關係。」

「所以我明天跟小楊桃還是小草莓約會好呢……」

「小櫻桃，她離八里的港口比較近。」

「你真狠心。」也就是說，還是要去。

為了搶得先機，在台北港貨櫃碼頭啟用前，他必須先評估那個點究竟適合拿來做倉儲、配銷還是物流，再加上與會人士都是同業的董座或專業經理人，人人虎視眈眈，所以這陣子簡直忙翻他了。江梵雙手搭上她纖細的腰肢，疲憊地閉上眼，果然只有和她在一起時，他才能全然地放鬆。

這番的動手動腳，毫無隔閡，幾乎已經像情侶般親暱了，他卻還是堅持著兩人純純的「友情」。平常在員工和一千女伴面前，他只能說是風趣幽默，只有在她面前，他才會表現出賴皮的一面。

遲鈍又固執的男人。白以悠在心裡嘆口氣。

「麵好了。」她視若無睹背後靈的存在，反正聞到食物的香氣他自己會彈開。

不出所料，江梵聽到這三個字，眼睛一亮立刻復活，急匆匆地將流理台上兩個大碗公放到桌上，拿起其中較小的一碗就低頭猛吃。

「喂！那碗是……」她的。白以悠好氣又好笑。這麼多年，他始終沒放棄將她養胖的念頭，可惜成效不彰，教他扼腕得很，於是他總是明裡暗裡要她多吃一些。

不過人的容量是有限的，她走到他身邊坐下，持筷慢吞吞地吃將起來。

十分鐘後，他的碗已見底，而她的碗公山谷只降低了四分之一水位。

「我吃不下了。」她將剩下的推到他面前，但見江梵有些懊惱地撈起大部分的麵，倒走一些湯，又把碗推回去。

「這些吃完。」正好他也還沒吃飽，於是又再次大快朵頤。

所有他會有的反應都在白以悠的預估之中，所以他留給她的麵，也恰巧是她吃得完的分量。兩人的互動模式幾乎都固定了，每天看著他一臉幸福吃著她做的料理，和他一起分食，竟成了她每天最快

樂的時光。

「好了，快點吃完我送妳回家。」他滿足地咧開一嘴白牙。「妳的門禁可是十點十分，再拖就來不及了。」

「我已經不是小女孩了。」嘴裡咕囁著，她還是順著他的意，收拾好用畢的餐具，提起皮包隨著他離開。

幾年來，他總是在這個時間送她回家，然後再開始他的夜生活，和高中時期他的打工如出一轍。有時候白以悠不免感嘆，他們之間的距離，就像時鐘上的十點十分，短針總是遙望著長針遠離。

隔天一早，江梵帶著白以悠到台北港參加會勘，之後還有一場餐敘，是為了讓廠商及政府單位聯絡感情。

白以悠很盡責地跟在江梵身後，提醒他各家廠商的情資，讓他可以運用他八面玲瓏的手腕，在眾人間如魚得水的應對交際。

「江總，您身邊這位美麗的小姐是……」一名貨運公司的小開，從會勘一開始就相中了標緻的白以悠，趁機過來搭訕。

「我的祕書。」瞧那傢伙流裡流氣的，江梵只簡單介紹，不想透露太多。

「祕書小姐貴姓？」小開看問不出個所以然，乾脆直接進攻。

「何總您好，敝姓白。」白以悠精密如電腦般的大腦一下子就記起這個人是誰，不過並非此人有什麼豐功偉業，而是他花天酒地的名聲遠播。

「原來妳認得我？」何總眼睛一亮，看來她對自己也不是沒注意嘛！「白祕書，今天下班後不知妳有沒有空，可否請妳和我……」

「她沒空！」江梵粗聲粗氣地打斷他。

「呃，江總，我問的是白祕書，我想她可能有不同的回答……」

「我說她沒空。」健臂一把摟住白以悠的纖腰，將她帶到自己懷中。「這樣你懂了嗎？」

「這……」原來白祕書是江總的人啊……何總被江梵突來的那股氣勢震住，有些狼狽地道：「我懂了我懂了，那我就不打擾白祕書了。」

何總話說完便垂頭喪氣地離去，江梵揚眉看著對方落荒而逃，沾沾自喜地正想邀功，低下頭，卻見到佳人皺起細眉的無奈表情。

「怎麼了？我替妳趕走一個登徒子不好嗎？」他不解。

「我只是在想，你總是問我為什麼不交男朋友，可是你認為這個樣子……」刻意低頭望向他仍摟在她腰上的手，她的心情五味雜陳，「我還交得到男朋友嗎？」

順著她的眼光往下看，江梵才後知後覺地發現自己還挺喜歡這種觸感，一點也不想放手，更不覺得有什麼不對。只是她突然這麼說，興起了他的危機意識。

難道，她喜歡何總那型的？

「不行！」大手箍得更緊，「何總那種人，絕對不行！」

「那要哪種人才行？」真是有理說不清了。

「要配得上妳的話，至少要高大威猛……不行，威猛說不定有暴力傾向，所以還是斯文有禮比較好，長相起碼也要我這麼帥，絕對不可以比我窮，名聲更要人人讚揚……」

「那個如何？」纖手隨意指向不遠處一位外表斯文俊挺的男性，穿著淺灰色西裝，一副彬彬有禮的樣子，而會到這裡餐敘的人非總字輩即董字輩，應該構得上他的要求。

被她打了岔，江梵的聲音戛然而止，不敢相信她這麼快就相中目標了。江梵惡狠狠地望向她指的方向，看清那個男人後，赫然一震，臉色也沉了下來。

腰上的大手頓時變得僵硬，白以悠察覺他不對勁，不明所以地輕推了推他。此時，那位被鎖定的斯文男子似乎也看到他們的打量，邁開長腿走了過來。

「你認識他嗎？」白以悠低聲問，難得這會場有她叫不出名字的人。

「不認識。」江梵說得有些咬牙切齒。

那人終於來到眼前，像是存心拆江梵的台似的，露出一個淡淡的微笑。「好久不見了，弟弟。」

「這位先生，不要亂認親戚！」回應他的，是嗤之以鼻地一哼。

弟弟？白以悠的腦袋瓜兒拚命轉著，又看了看江梵不善的表情，突然靈光一閃。「難道你是大江物流的江靖，江董事長？」也就是江梵同父異母的親哥哥。

江靖投過去欣賞的一瞥。他處事一向低調，難得出席一次餐敘，這位小姐竟然聯想得到。「我是。請問妳是……」

「我是江梵的祕書，白以悠。」她主動伸出玉手。

江靖禮貌性地想要回握，卻被江梵一把打掉。「少套關係了！」

不方便在人前卸他的面子，白以悠只能暗地裡捏他一把，然後給江靖一個抱歉的微笑。

「無妨。」江靖很有風度地一笑置之。「你的悠颺物流很不錯，想不到你有這個能力。」

「哼！我跟一些靠上一代庇蔭的廢柴是不一樣的！」江梵忍不住譏諷著已從江文清手中接班的他。

「創業雖難，守成更是不易。」江靖也不是省油的燈。「否則大江貨運也不會變成大江物流了。」

「我等著看它『一江春水向東流』的下場。」

「真抱歉，我只聽過『大江東去，浪淘盡，千古風流人物』。」要比詩詞，他這個喝洋墨水回來的不見得比高中差點被退學的人差。

「你……」

「江董事長！」江梵還想反嘲回去，但身旁的白以悠已看不下去這種幾近幼稚的吵架。而且她發現江靖似乎不像江文清那般討厭江梵。

「部長好像有什麼事要找你，我們就不耽誤你時間了。」

「那我就先離開了。」他挑釁似地看了江梵一眼，便像來時一般優雅地離去。

「悠……」江梵愠怒地看著他的背影。「那個人絕對不行！」

「我餓了，只顧著說話，還沒吃什麼東西呢……」白以悠聽而不聞，逕自找食物去了。

「悠，他絕對不行！」居然不理他？江梵只好使出拿手的纏功，黏在她身後。

「吃什麼好呢？剛剛好像看到龍蝦……」

「他不行不行不行……」